

元璋等著

第七个是一片彩云

作家出版社

I25

中原油田宣传部編

元璋等著

第七个是一片彩云

作家出版社

第七个是一片彩云

作者：元 璋等

特约编辑：易希高 韩 明

责任编辑：赵惠中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倪天煦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66千

印张：8.125 插页：2

版次：198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31-8/I·130

定价：2.0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出版之前（序）

林 治 开

中原油田是近几年随着祖国的经济腾飞而崛起的一个新油田。在中原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广大的石油职工，以顽强的意志、无比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象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火种一样，给现代文明社会增添了新的光明——动力燃料和化工产品原料。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我们的石油职工任劳任怨、含辛茹苦、舍生忘死、用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丰伟的形象。

油田的崛起，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和史诗般的魅力。它以自身特有的粗犷与雄奇、博大与深厚、奇幻与瑰丽而引人注目。油田有着它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形态。油田的职工既来自农村，又来自城市，和农村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整个社会叫成大社会的话，那么，油田就是这个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以石油工人为主体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行行都有，业业俱全。从油田的格局可以看出，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景象交叉，钢铁结构的井架、采油树和勃勃生机的绿色庄稼共长，鸟雀和车辆齐飞，古潜山和蓝天相连——这是一个立体网络的结构。但是，油田的生活既区别于

农村生活，又区别于城市生活，因为它有着其特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众多层面。油田建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探索、困惑、斗争和胜利。油田职工有着自己的痛苦、彷徨、喜悦和欢乐。在与阻力和羁绊的抗争中，在新与旧、苦与乐的撞击中，在各种复杂矛盾的旋涡中，显示出了开拓者们的卓绝雄姿。我们的石油职工，有着象钻塔般坚韧的铮铮风骨，象中原大地一样的宽阔坦荡胸怀，象合金钢钻头那样锲而不舍的锐意进取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性格形成的过程，都是以他们为祖国的石油事业付出的不可估量的牺牲为代价的。丰富多彩的油田生活，给文学创作者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学原料的富矿。我们油田的业余作者们，注意到了油田的独特生活形态，以及其思维方式、文学语言、审美理想、风格定势，和与结构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努力追求和把握住现代意识，寻求和探索自己的结构方法和描写叙述方法，创作出带有“油”味的文学作品。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都是作者们以自己切身的感受，对于油田职工生活的饱满激情和洋溢着的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它部分地录下了创业者们筑基的奋歌和描出中原油田兴起、发展、前进的轨迹。无疑，这对我们这一代石油职工是个鼓舞，也将会成为后一代石油职工仿效的典范。但由于作者们的认识水平有限，艺术功底很薄，作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 录

写在出版之前(序).....	林治开 (1)
风 采.....	元 璋 (1)
浪漫司钻的爱情.....	陈书乐 (21)
油 味.....	邢玉田 (29)
回来吧, 我的队长.....	江 汉 (44)
闲 话.....	周建路 (57)
墙啊, 墙.....	韩 明 (63)
怪人老夏.....	文千之 (70)
姓 氏.....	郭 稚 (78)
第七个是一片彩云.....	胡丹阳 (91)
黄昏的小屋.....	周 宏 (101)
山 野.....	王世伟 (118)
她今年十九岁.....	周 林 (139)
我爹这个人.....	王一端 (148)
钻工和白雪公主.....	鲁 扬 (157)
无旋律变奏.....	程 泽 (166)

叩.....	胡耀华 (178)
魂.....	韩 明 (186)
买 鱼.....	徐先明 (197)
荒原上的童话.....	沈顺万 (203)
到了婚龄的姑娘们.....	李 蓓 (208)
秋夜, 秋夜.....	董淑艳 (223)
悠悠钻塔情.....	李建重 (229)
迷惘交响曲.....	周 林 胡丹阳 (241)

风 采

元 璋

看到它的影子，胆大的人也会害怕的。井喷。

大火烧得疯狂！大火有多烈？钢铁结构的井架，稳当得象泰山，脚跟牢牢地扎在井场上，身子半截人在云里头，烈火腾起，不到五分钟，它就象面卷麻花似的，软绵绵瘫痪下来了。夜晚，我站在村头看，大火烧红了半边天，剩下的半边，仿佛包油条的纸，变成半透明体。此时，火神耀武扬威，一伸一缩着血红的舌头，象蛇信子，贪婪地舔着天空。天空被舔得发出咝咝的声响，犹如烙铁烙着细嫩的皮肉，空气里充满着焦糊味。

我都不忍看它一眼，可又不得不看它。

因为你要跳进那火海里去制服井喷，你是敢死队队长。

油田有火把。火把的把是用水桶般粗的无缝钢管做的，十多丈长。高高擎起，在空中燃烧。一个火把烧掉的价值，相当于一个眼明手快的人，将十块钱一张的人民币，一张接一张哗哗地往火里扔。一个火把一天要烧掉多少花花的票子！井喷的损失又有多大呢？

“无法计算！”你告诉我，“打口井，少则投资几十万，多则投资几百万。一套钻井设备，价值以千万之计。井喷一场，

干干净净地全报销了。比起对地层的破坏，这点投资和设备又算得了什么，只能抵个尾数。那火把的损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只是，你们也曾为发生井喷而欢欣鼓舞过。

那是在打探井的时候。

所谓探井，就是勘探的井。探井发生井喷，是好事，它就等于在宣告：该探区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的工业油气流。井喷得越强烈越叫人高兴。可如今这口井不是探井，是开采井。开采井发生井喷，不是设计上的错误，就是操作上的问题。事故发生了，才有热心人出来追究责任。追究到你头上了，你一点也不知道。

这次强烈的井喷，外国人从卫星上看到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还有香港的石油公司，纷纷来电：“如贵国无能力制服井喷，本公司愿意效劳。”他们制服井喷，无非使用机器人，无非是飞机轰炸，炸弹爆炸，排除空气，让大火缺氧而熄灭。油田总部秦书记坚决地说：“我们自己有能力！”

今天就要对井喷采取行动了。

每次制服井喷，都要以生命为代价，没有一次不伤亡人的。你是敢死队队长，你伤亡的机会比谁都大。你能活着回来吧？孩子他爸。

你工休日前夕，我做好晚饭，总要提前半个钟头，站立在村前的小桥头焦急地打望，看着你骑士般地走回来。这次，我怎么还能站在小桥头干等？不能。我赶来了，抱着我俩爱情结下的种子——油娃，赶来了。我要亲眼看着你跳进火海

里去制服井喷，亲眼看着你从火海里走了出来，我才放心。

不只是我，其他敢死队员们的亲属能赶来的也都赶来了。不是敢死队员的，他们的亲属也来得不少。无疑，他们的心情都跟我一样。个个眼睛里闪烁出惊惧，脸上流露出惶惑，心跳得慌乱。

看到这阵势，谁不担忧？多少高压水泵机车，摆成扇面。一根根粗壮的水柱，拧得结结实实，对准火口为焦点，一齐朝它喷射。火神被压迫得歪偏了身子。但是它不甘就范，顽固地反扑，和水柱互相厮咬，彼此倾轧，腾起团团白烟。它吼叫得更加歇斯底里。敢死队员们就要到被水龙头排挤出的那一点儿空间作业。要是风向突然发生变化，火神借势反扑，后果不堪设想！

我实在不忍心看它一眼，可又不得不看它。瞥罢，我紧紧地闭住了眼睛，不敢再往下想。

你最清楚了，我俩是多么的恩爱呵！

窗帘染上了嫩红。我的意识从那要命的幸福中醒转了过来，紧紧地依偎在你胸前。你宽厚的胸脯起伏着，你沉默地搂抱着我，象花似的抱着。我挪动着身子，蜷伏到了你的胸膛上。我裸露的胸脯下，怦怦地跳着你那颗热烈而有力的心。

“你爱我，是不是？”我喃喃地问你。

“你知道的。”你说。

“你真爱我吗？”我的语气是恳求地。

你没回答，只用手温柔地爱抚着我。你的手上长满了厚茧，我触到了钢铁的力量，闻到了石油的焦香。我还感觉到

了，有着第一次那样微妙与亲昵的颤战。任何语言比起你用手
的抚爱来，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但是，我还是固执地问：“你真爱我吗？”

这回，你是用吻来回答我的。

“你不会抛弃我吗？”

“不要说这种话。”

“那你永远爱我吧？”

“永远！永远再加上一天。”

“你说：‘我爱你’。说呀！我爱听。听到，我浑身酥软，
每个细胞都美极了。说呀！”

“我爱你！我爱你！我死心踏地地爱你！”

“搂紧些……紧些……再紧些。”

你要回井队去上班了。你是司钻。司钻是掌握刹把的。
刹把重千斤，牵着众人心。你很快地穿上衣裤，站在床边，
一边束紧你的裤带，一边用眼睛俯视着我：“我的油鬼子兄弟
们多次对我说，叫我领你去井队。你还没有正经以他们嫂夫
人的身分去过，他们非常欢迎你去。去我们井队住一宵吧！
啊！”

我也没说话，只用深情的目光回望着你。看到你魁伟、
强壮的体魄，我的思想开了小差，联想到高耸的井架，参天
的大树、巍峨的大山。

“咋哪？怎么不说话呀？”你催促我。

“咋哪？怎么不说话呀？”我模仿着你的甘肃土话打趣地
说。

你微笑着：“真的，你去，好不好？”

“真的，你去，好不好？”我又模仿你。

“你一定得去，不能辜负了兄弟们的一片热心。”你说，“你哪天去？”

“你哪天去？”我仍模仿着你的土话。

“你学得不象。”你笑得很甜，“究竟哪天去？”

“你下个工休日的头天下午。”

“好的！说定了！下个工休日的头天下午，我来接你。”

“下个工休日的头天下午，你来接我。”

“你学得不象。”你把毯子盖到我身上，“我得走了。”

“等一等！”

“啥事？”

“你过来。”

你真的顺从地过来了。我抓住你的手：“摸一摸，摸一摸你的孩子。”

“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有了孩子！”你激动地喊着，满脸充红，手颤战得厉害，“孩子他妈，我给咱孩子先取个名，作小名也行。叫油娃！行吗？”

而今，你的油娃长成半岁多了。我把他抱来了。也许是井喷的声音太大，也许是空气中的焦糊味太浓，他不习惯，他显得烦躁不安。我把他的头枕在我的右手肘弯儿里，左手搂抱着他的身子，一边轻轻地摇晃，一边哼着催眠曲：

宝贝，你爸爸参加敢死队，

制服井喷，我的宝贝。

宝贝，你爸爸参加敢死队，

制服井喷，我的宝贝……

油娃长得太逗人爱了。又白又胖。半岁多，就会呀呀学语，叫你爸爸，叫我妈妈了。有你这样的爸爸，他没有理由不长得又白又胖。我坐月子，你的那些油鬼子兄弟们，三天两头不断拎来最有营养的东西，鸡呀，鱼呀，肉呀，麦乳精呀，巧克力呀，各类罐头，堆得我的房里简直成了小食品店。

“你们破费，买这么多东西，叫我……”我感动得眼睛发潮。

“哎！嫂夫人，你是有功之臣呵，让我们油鬼子后继有人。”陈百晓说，“再厚禄犒劳，也不过分。”

你的油鬼子兄弟们为你高兴，分享你的幸福。

你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好象腰缠万贯的巨富大贾。买东西，从不问价，看上了的商品，只管拿来。结帐时，随随便便地从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票子，漫不经心往卖主面前一推：“你自己点。”卖主找的钱，哪象有的人那样，蘸着口水，一张一张清点一遍又一遍，生怕人家少找了钱，自己吃了亏。你们不！连看也不看一眼，把找下的钱胡乱地抓成一团，随手塞进口袋里。卖主说：“你不点，少找了可吃亏呀！”你们说：“你没点好，多找了，你一天的生意可白做了。”你们大方着哩！“油”味十足着哩！凡是你们所到之处，那里的农副产品必然暴涨。有人说：“油鬼子，有票子，没娘子，吃光喝光混日子。”那些死了以后到地狱非下油锅不可的家伙，盼望你们一辈子对不上象，他们好“昧着良心”发横财，赚你们的血汗

钱。

你们常年累月野外作业，大会战又连续不断。没有一个固定的窝，是个逐油而迁的部落。干的是泥猴子打漆的活。一把大钳，没有上百斤的力气是玩不转的。所以，井队是青一色的小伙子。所以，你们远离着女儿国。早就过了当父亲的年龄的你们，绝大多数至今还没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因此，你们爱上附近的小镇。尤其是夏天，黄昏了，也流连忘返。此时，镇上的女人们洗过了澡，穿着洁净的衣裙出来了。透过她们薄薄的衣裙，能看清她们凸起的乳罩。就是看到她们背上的乳罩带，你们也心迷神离，激动不已。你们爱站在下风头，做着深呼吸，陶醉地吸进微风送来的她们身上的香水和珍珠霜的气味——那是她们散发出的诱人的青春气息。陈百晓说：“用目光尽情地抚 摸她们吧；用目光抚摸是不能犯法律条款的。”此时此刻，你们忘记了钻台上使人晕眩的高温，以及昨天那强烈的井喷。你们有着强壮的身体，有着过剩的精力。你们比世界上任何男人都爱慕女人、尊敬女人、渴望女人，需要女人。

那天，天气晴和得令人迷醉。我拎着一篮鸡蛋，上濮镇去卖。在路上遇上了你。你也上濮镇去。

“同路呀！”你爱大踏步行走，我有意留住你的步子。

“本来就是同路人么。”你笑着看我，脚步真的放得和我合拍了。

“一路走。”我的眉毛展开了双翅，脸色象五月的朝霞。

“一路走到头。”你说得意味深长。

我俩的目光焊接在一起了。步子迈得缓缓的。

我和你并不陌生了。我卖茶鸡蛋去过你们井队。你找借口来过我们村里。一回生，二回熟。熟了，我大胆地向你倾吐了我的身世。你听后，眼睛里喷射出怒火，拳头攥得格巴巴响。

“你知古时候这儿叫啥地方吗？”走了一段，你突然问我，指着脚底下。

我老实地摇了摇头。

“这里叫桑间濮上。”

“桑间濮上？”

“古时候，这里曾是桑树遍野呀！春天，男女青年在桑园里边采桑边对歌，相约馈赠。《诗经·魏风》里有一首“十亩之间”的情歌，就是描写的采桑女在桑林里愉快劳动和收工时，呼唤情侣一同回归的情景。晋代诗人阮籍说的‘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也指的此地。”

我原以为你只会钻井，没想到你还挺有学问的。我爷爷是教书先生，父亲也识字，到我这一代就没进学堂门了。对有学问的人，我打心坎儿尊敬。因此，对你肃然而生敬意。并且，我也不笨，我听出了你的话外之音。

也许是我丰腴的乳房欢颠出诱惑，也许是我灼热的目光点燃了你的热情，也许是我脸上异样的神色鼓舞了你的勇气，你的脚步放得更慢了，更慢了，只差没有站住不动。你大胆地凝视着我。世界上没有比凝视更模棱两可的了，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把对象摄入在视线之内，既有敬意，又有亲切之感。作为女人，谁不喜欢男人呆痴的凝视，因为它是疯狂追求的前奏。这是我们作女人的骄傲！我脸上的红晕漾起涟

漪，心怦怦地跳出欢欣。

“你怎么老看着我？”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

我嗔怒地瞪了你一眼，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只觉得脸上象火烧山，热辣辣发烫，心中象擂着战鼓。

“啊呀，我醉了。”你那样慵倦地说。

“你喝了酒？”我关切地问。

“不，是你的眼睛使我醉了。”

“去！”

我拎着篮子的手有些发酸了。一直一只手拎，拎在一边，为着不让它成为我俩间接接触的障碍。我借换手的机会，有心无意地碰了你一下。

你这才发现我手中还拎着篮子，着意殷勤地说：“我来为你效劳！”

“给！”我将篮子和媚眼一块朝你送去。

你的目光热情地迎接我的目光，不往下看，却伸手来接篮子，顺理成章地接触到了我饥饿的皮肤。

昔日的桑林现在不复存在了，代之的是一片青纱帐般的苞谷林。苞谷的叶秆长得疯狂。拔节声嚓嚓，弹拨出勃勃生机的鸣奏曲。我俩走在金堤上，放眼望去，面前是一片辽阔的碧绿。你拎着篮子，没走几步，猛一折身，走下了金堤。

“你咋哪？咋哪？把我的鸡蛋往哪里送？”我追了你去。

你把篮子塞进了苞谷林里。也没四周张望一下，不由分说地就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压低声音质问你，轻微地

挣扎了两下。你没回答，我也没再问了。我伸出手臂，搂抱住你的脖子，为的是让你抱得更舒服些。眼睛醉迷迷地望着你，任你抱着向苞谷林深处走去。

阳光灿烂，南风柔软。删繁就简了一番的春天，显得淡雅了，朴素了。地埂上怒放着一朵迟开的早春莲。花瓣儿上的颜色由火红过度到淡紫，由淡紫过度到洁白，白的幅面最大。含露，水灵鲜活，舒展得坦畅。幽暗的花蕊，温软、娇嫩、纯洁、甜美，生动极了。蕊棒儿通红，滑溜溜的，坚强地举起花蕊，和花蕊一块儿兴奋地颤战……

我俩的爱情是黄连拌蜜，蜜拌黄连。你说的：“用蜜和黄连酿的酒，有着辛辣味，又能醉人。”你还常说，女人是红酒，男人是白酒，红酒和白酒都能醉人，最醉人的不过爱情。你爱谈酒，也爱饮酒。是的，你们长年累月野外作业，酒能驱寒暖身，酒能活血通筋，酒能强身壮骨，酒还能打发单调乏味的日子。陈百晓说：“一个酒，一个女人，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此时，就要上阵去制服井喷了，你们还没忘记饮酒。是为了壮胆吗？是为了解渴吗？不要喝醉了呀！喝不醉的，你们饮的是啤酒。对你们的海量来说，啤酒不过是饮料。

“再给我开一瓶。”你瞥了一眼摆在一旁的整箱的啤酒说，“可能是我喝最后一瓶啤酒了。如果我回不来，剩下的，就留给你们去喝吧！”

你说得轻松、愉快，象开玩笑。我听了却沉重极了，这实在超出了我的感情难以负荷的限度。你们总没把去和死神较量当成一回事，把制服井喷说成是“去做个小动作”。个个